
PAUL TILLICH AND THE COURAGE TO BE IN THE TIME OF COVID

保罗·田立克与 直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勇气

ANTON JAMNIK 安当·亚姆尼克

摘要

保罗·田立克 (Paul Tillich) 对“生之勇气”的存在主义分析与评价，是其尝试建立当代伦理学基础的方法之一。当人类或其“存在”面临虚无的威胁，就像空间与时间、有限与自由等范畴所隐含的，尤其是在体验罪恶感、荒诞、恐惧、怀疑以及其他存在的局限性时，会出现一个契机，让我们质问生命的意义并找到力量的源泉，接受并克服一切挑战。当人们意识并接受自我的存在，就会产生存在的勇气，接受自己的有限性、克服其局限，向无限敞开心扉。这种自我存在的无限性并非抽象之物，它以爱的形式展现，它让人们勇敢地拥抱爱、力量与正义。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述：“既然我们属于同一人类大家庭，是同样拥有人类之躯的同行旅伴，也是同一大地的儿女，一起居住在这共同家园，那么让我们带着各自丰富的信仰和信念，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彼此成为弟兄姊妹，一起追梦吧！”（教宗方济各，2020，第八条）

关键词：上帝，伦理，本体论，勇气，恐惧，焦虑，正义，爱，流行病，新冠肺炎，

导言

为什么上帝放任苦难横行，还特别针对最弱小、最无辜的人和儿童……为什么偏偏是冠状病毒？诚实地说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；尽管存在部分合理的答案，但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带我们走进了无形的神秘之中，也就是上帝。本质上，人类就是这样，不会因为其知道并了解的事物而感受到心灵和精神快乐，无论那些事物是多么的美丽和精致（理查德，2009年，123—125页）。

“神不是存在于其他实体中的实体。田立克也认为这样的上帝不存在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上帝也不是与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，脱离于一切而存在，上帝作为存在本身，赋予了万物生命并保护他们。”

“当一个人想象着一座大教堂的样子去凝视一堆岩石，那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堆岩石了！”（安托万·德·圣·埃克苏佩里）那么，我们要如何看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个“石碓”，这座废墟中的大教堂呢？我们是在思考大教堂的外形，还是在制造混乱？我们能否接受来自无限设计师、地球大教堂以及无限星系创造者的灵感？保罗·田立克将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他的哲学和神学作品探讨了人类的脆弱性和不堪一击，通过洞察人类存在的一切真相，他提出了关于爱、正义、力量的伦理的原始基础，或者说面对威胁与存在的终结（斯特格纳，2009年，91—105页），要如何保持生之勇气（田立克，2009年）。田立克探讨的更贴近于现状，因为他主要强调的生之勇气为伦理韧性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础（拜耳，2009年，18—20页）。

伦理韧性是一种能让人们适应的伦理。博扬·扎莱克（Bojan alec）解释了我提到的“韧性”的特征和要素，他对这一概念的总结如下：

所谓的“韧性”不是像坦克或橡树那般坚固，而是如树或草类植物一样盈韧，它们虽在强风中弯曲，但随后又会恢复原状。韧性的主要特征即是持久、弹性以及适度的转化力”（扎莱克，2021年，140页）。

然而，韧性并不能单独作为最高伦理规范：

“但是，我们在考虑改变和维持韧性时，就已经触及到了其标准层面。为了评估维持和改变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，进而对韧性进行评估，我们要以某些价值观作为参考。在社会层面，主要参考人的尊严、自由、人性、环境责任或创造力等文明价值观。同时，韧性与正义也有着紧密联系。通常只有符合上述价值观和原则的韧性才合理”（扎莱克，2021年，141页）。

爱、力量与正义来自信仰

要明白本段标题的含义以及它们与本体论相关的内容，我们就要恰当掌握田立克对“上帝即存在本身（Ger. Gott als Sein selbst）”的理解。这是田立克的核心神学概念。上帝作为存在本身，他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既是超越的，又是无所不在的。神不是存在于其他实体中的实体。田立克也认为这样的上帝不存在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上帝也不是与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，脱离于一切而存在，上帝作为存在本身，赋予了万物生命并保护他们。因而，一切生命都源于上帝的温润之手。上帝的创造也并非一次完成，而是持续创造着。（文茨，2002年，115页）当谈到人类时，上帝，即存在本身就是我们探讨的重点，上帝也是人类生之勇气的来源（田立克，2009年，193页）。

对爱、力量和正义概念的本体论探讨，是为了走向其原始含义的深处，重新衡量它们，将它们归于本来所属的位置（田立克，1960年，1—18页）。如此一来，切实做到人们在现实中有信仰，信仰也接纳人们，

与此同时，信仰在特定社会情境中也获得了显著的特定群体维度。田立克的论点有着无尽的关联，他着重强调爱、力量和正义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，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只强调某方面，这会导致关系不平衡（泰勒，2009年，189—208页）。爱是每个生命的重要力量，它是化分离为统一的动力。重新统一意味着本质相同的东西产生了分离（丹茨，2009年，187—189页）。

爱的力量不是有限现实中的添加物，它是一切生命的构成元素，它是将曾经彼此共存的物质在此刻进行自我的、独立的重新统一。它始于个体，在每个个体中实现统一；个体内在越统一，一个人对待另一个人就会越开放，其内在焦虑和虚无的恐惧所占据的空间就会越小（田立克，2009年，32页），这种焦虑和恐惧的外在表现就是疏远（同上85；理查德，2009年，126—127页）。这种个人经历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；它们彼此促进。爱让个体结合，爱是统一的基础，是通向原始统一的道路，这种统一因人类疏远了本性而遭受破坏（田立克，1960年，18—35页；拜耳，2009年，27—28页）。爱是力量的基础，而不是力量反义词。爱和力量是统一的开始，它包含分离和新生的统一以及对虚无威胁的持续克服。存在的内在力量、个人的终极自由、应对持续风险和虚无威胁，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悲剧，另一面也反映了它的伟大（泰勒，2009年，192—199页）。

但另一个问题来了：“存在的力量会在什么时候与爱发生冲突？”当力量否认爱的意图、否认分离事物的重新统一、否定群体间不断更新时，冲突就会发生。爱反对最终分离——独立是基于自足——要拒绝一切反对自身重新统一的事物，并重新实现人类关系的统一（理查德，2009年，131—133页）。因此，任何形式的分离，包括单纯的分离，都是对爱的反对，因为爱想要建立在它自己的力量之上。如果没有爱呼吁重新统一，呼吁以存在本身为基础的个人力量的根本统一，那么分离会变得荒诞，它会在拒绝抵制真正威胁之时，先屈服于虚无的威胁（史怀哲，2009年，144—150页）。在相互

关系中存在的力量为人类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，在这种关系中，爱可以实现重新统一和新的团结（田立克，1960年，35—54页）。

正义体现力量与爱

田立克认为，爱、力量与正义紧密相连。正义规定了两个生命该如何相处，但无法预先安排这种关系。每个时刻都有着不同的可能，每段关系都存着风险以及人类的脆弱。两种力量的虚假和不公正关系能摧毁生活（泰勒，2009年，189—208页）。每个正义的举动都需要承担风险和勇气（Thatamanil，2009年，299—301页）。爱是正义的基础。如果爱是一种让分离能重新统一的趋势，那这个趋势或变化就是正义。爱的本体论是田立克对正义问题的根本回答。由于正义是让分离事物重新统一的一种形式，正义也就既包括分离（独特性，个体性），没有分离就没有爱，也包括重新统一，爱在这种统一中得以实现。正义体现存在的力量，体现爱。如果爱不包含正义，它可能会迷失在混乱的自我顺从中，摧毁付出爱和接受爱的人（田立克，1960年，54—72页）

爱无法实现正义要求之外的事，但正义的最终原则始终为爱。爱再次团结人们，正义保护需要被团结的人。正义的最终含义是创造性，富于创造性的正义又是爱的一种形式。爱、力量和正义的本体论定义是田立克理解伦理的基础（理查德，2009年，123—127页）。“伟大和美丽为何物，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疑问”。

结语：新冠肺炎大流行与存在的勇气

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了挑战，在这种特殊情景下人类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，思考我们该如何战胜这些恐惧和威胁。我认为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下，不逃避与现实的必然对抗，逃避只会产生更大的恐惧和焦虑（Thatamanil，2009年，288—303页）。教宗方济各在《众位弟

兄 (*Fratelli Tutti*)》(2020年)给出了一个杰出的示范,告诉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如何将爱、力量和正义结合。这三点的每一条都与田立克的观点相吻合:

- 面对新冠肺炎大流行:“虽然各国以各种各样的方案来应付危机,但显然大家无法携手合作。先进科技看似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,但人与人的关系依然像一盘散沙,因而难以解决影响我们众人的问题。”(教宗方济各,2020年,第七条)——回顾田立克对“分离”的理解。
-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批评者提出:“面对这场失控的疫情,我们受到沉重和意外的打击,迫使我们重新关心人类本身,关心每一个人,而非只顾少数人的利益。”(教宗方济各,2020年,第33条)和田立克一样,教宗方济各也了解“重新统一”的必要性。
- 兄弟会的共同愿望:“既然我们属于同一人类大家庭,是同样拥有人类之躯的同行旅伴,也是同一大地的儿女,一起居住在这共同家园,那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丰富的信仰和信念,发出自己的声音,彼此成为弟兄姊妹,一起追梦吧!”(教宗方济各,2020年,第8条)。正如田立克所理解的,这样的梦想只能通过爱的恩典和正义去实现。

认识了一个人的有限性和边界,就形成了韧性伦理(田立克,2009年,85页)。同时更重要的是,任何人身上都存在无限性,也有让人勇敢地面对一切恐惧的绝对存在。正如田立克所强调的,信仰意味着自由地回应、接受被容纳(同上,167页)包括来自神的爱和来自人类同胞的爱(丹茨,2009年,185—188页)。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化观点,如果发自肺腑地接受它,它应该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故事和他/她的社会环境中得以体现(斯特格纳,2009年,100—104页)。伦理行为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韧性的表达,在这种生活方式中,在爱和正义

中,也就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中,在对抗人类存在的诸多困难中,实现了存在的勇气。

“伦理行为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韧性的表达,在这种生活方式中,在爱和正义中,也就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中,在对抗人类存在的诸多困难中,实现了存在的勇气。”

致谢

“宗教伦理基础与教育、暴力的社会、宗教研究”项目(P6-0269)由斯洛文尼亚研究总署资助。本文是在上述项目的支持下发表的。感谢总署的支持以及博扬·扎莱克教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

安当·亚姆尼克,副教授,卢布尔雅那大学——卢布尔雅那神学院,天主教卢布尔雅那总教区

REFERENCES 参考资料

- Bayer, O. (2009). Tillich as systematic theologian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18-37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Danz, C. (2009). Tillich's philosophy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173-189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Jamnik, A. (2017). Medkulturni dialog ima temelje v verskem pluralizmu [Intercultural Dialogue Has Its Foundations in the Religious Pluralism]. *Theological Quarterly* 77(2), 279-287.
- Pope Francis. (2020). *Encyclical Letter Fratelli Tutti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*. Rome: Dicastero per la Comunicazione –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. Retrieved from https://www.vatican.va/content/francesco/en/encyclicals/documents/papa-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-fratelli-tutti.html
- Richard, J. (2009). Tillich's analysis of the spiritual situation of his times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123-138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chweiker, W. (2009). Theology of culture and its future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138-152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tegner, M. A. (2009). Faith and religion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91-105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aylor, M. L. (2009). Tillich's ethics: between politics and ontology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189-208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hatamanil, J. (2009). Tillich and the postmodern. In Russell Re Manning (ed.), *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* (pp. 288-303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Tillich, P. (2009). *The Courage to Be*. New Haven & London: Yale University Press.
- Tillich, P. (1960). *Love, Power, and Justice – Ontological analyses and ethical applications*. 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Wenz, G. (2002). Paul Tillich. Fraglichkeit und Sinnerfüllung. In Peter Neuner and Gunther Wenz (Eds.), *Theologen des 20. Jahrhunderts* (pp. 109-123). Darmstadt: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.
- Žalec, B. (2021). Resona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uman resilience. *XLinguae* 14(3), 139-150.